

禅是无的宗教

【日本】福岛庆道 著
高立 译

更幽轩法语集





作者是日本临济宗东福寺派管长，
本书是作者在美国等地的讲演集。
读者开悟关键在于参透一个「无」字，
本书处处提示出这个「无」字的妙义。

ISBN 7-80123-017-5



9 787801 230171 >

ISBN7-80123-017-5/C · 1

定价：12.00元

B946-5

F75

宗教文化译著

禅是无的宗教

——更幽轩法语集

(日本) 福岛庆道 著
高 立 译



A0759056

宗教文化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禅是无的宗教/(日)福岛庆道著:高立译. —北京:宗教文化出版社, 1997. 4

ISBN 7-80123-017-5

I. 禅… II. ①福… ②高… III. 禅宗-注释 IV. B94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6) 第 04341 号

禅是无的宗教

——更幽轩法语集

(日本) 福岛庆道 著

高 立 译

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崇文区沙子口路 72 号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市洛平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6.625 印张 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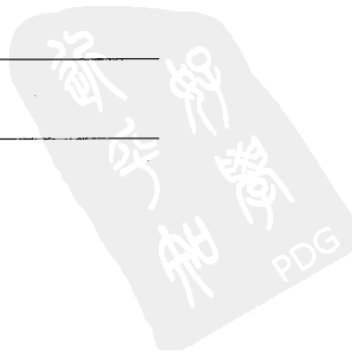
1997 年 4 月第 1 版 199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001—5000

责任编辑: 史 平

ISBN7-80123-017-5/C·1

定价: 12.0 元



第一章

禅 之 心

大本山东福寺晓天讲座
昭和五十七（一九八二）年
八月二、三、四日

达磨之所传

在经济优先型的时代

在今天的晓天讲座上，我想谈谈“禅之心”这一题目。

我之所以选择这一题目，是因为最近我总好像感觉到“心”的问题正在受到人们轻视似的。确实，日本成了经济强国。如果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当时来看的话，今天的发展简直是不可想象的，可以说是真正了不起的。但是，以“终战”这样的美丽词藻来掩饰上次大战的最终结果是不行的。那是真正的“败战”。是清清楚楚觉悟到那是一场败战的日本人，筑起了今日繁荣的基础。是出生于明治时期、出生于大正时期以及出生于昭和初年的人们，将败战以后的日本复兴起来的。

假如现在再次发生那样的大战，而日本被打败的话，就不大可能做到这样的复兴了吧。我想只要大家看看自己的孩子，看看今天的年轻人，就可以明白这一点了。与上一代日本人比较起来，他们没有忍耐心。其证据就是，在遇到石油危机时，非喊叫着要买纸不可的，尽是些年轻的主妇们。

而当时中年以上的主妇们却没有那样做，我想那是因为她们硬是挺过了战后物质缺乏、一无所有的穷困状态，怀有自信心，所以对这一点小事无所畏惧。

是那些出生于明治、大正、昭和初年的有骨气的日本人，使日本重新站立起来，成为现在这样的经济强国的。

但是再回顾起来，日本复兴的契机是朝鲜战争。说起这一点，就使人产生几分悲伤之感，因为朝鲜被分割成两半，同一民族的同胞在打仗流血。战争从某一方面来说是大量的消费，所以世界上这一处在产生这种消费，另一处就有生产军火赚钱的国家。也就是说实际上日本经济是以朝鲜战争为契机重新站立起来的。当然，朝鲜战争并非是日本所发动的，而是正遇朝鲜战争爆发，日本就一个劲儿制造武器，所谓由此筑起了战后的经济基础，形成了经济强国。

当前，全世界都在重视经济发展，取得了一定的成功。但另一方面，不论什么都是经济、经济的，被经济所左右着。美国的美元一变化，立时世界经济就有变化，这便是证据。换句话说，经济就是金钱，一切都在围着金钱打转。政治、教育也是这样，实在是令人遗憾。甚至连宗教也被弄得经济优先了。具体地说，就是现在有这样的宗派，可以攒钱买僧位。这难道不是宗教被金钱所左右的证据吗？这些情况表明，当今的世界风潮，是所谓经济优先型。

如果将这反过来考虑，就是“心”这一重要问题受到了忽视，我们这些宗教者、宗教家一直对此感到遗憾。

今后的二十一世纪，人类不考虑这一心的问题肯定

是不行的。不考虑的话地球就会毁灭。

正如英国的历史学家阿诺德·托因比 (Arnold toynbee) (1889~1975 年) 也指出的那样, 二十一世纪将是所谓“宗教的时代”、“心的时代”。这无非是出于对至本世纪末, 人们的目光未免过于注重物而轻视心的行为的一种反省吧。我对此事深有感触, 所以今年的讲座我考虑试以“禅之心”来作为讲题。

达磨之教——新的佛教

今天，我主要想讲一讲有关达磨的故事。明天我想接着再讲赵州禅师的故事，后天再讲禅之心，同时涉及一下诸位的日常生活情况。

为什么我要先讲达磨，那是因为达磨是禅宗的初祖，他从印度来到中国，是“禅”这一佛教宗派的创立者。

达磨所传的中心是什么呢？那就是“心”。达磨携带来的新佛教是什么呢？那就是以“心”为中心的佛教。它在中国生下根，形成了禅这一宗派。所以要讲禅之心，自然要讲达磨。

先来谈谈达磨的身世。达磨在中国是禅的初祖，是开创禅宗的始祖。达磨是印度人，师事自释迦牟尼算起的第二十七代般若多罗而修行。他出生于印度南方的香至国，是国王的第三王子。

般若多罗尊者曾来到香至国说法。当时的香至国王，向般若多罗尊者敬献了无价之珠宝。为何说是无价的呢？因为无法计价，那是达到无以计价的程度的宝贵之物。说无价，也就是至高；无价的珠宝，就是指玉中至高之玉。国王将它奉献给了般若多罗尊者。

于是尊者转向当时在场的三位王子，就珠宝之事以试探的口吻问道：“现在，国王赠我以无价珠宝，请问世

上还有比这更贵重之物品吗？”因是无价珠宝，自然就是至高无上的了，尊者是故意作此一问的。

于是第一位王子与第二位王子回答道：“没有任何东西再能与这珠宝相匹敌了。正因如此它是无价的。”不料国王的第三位王子，即后来的达磨，当时名为菩提多罗，却回答道：“比这珠宝更为贵重的，是视这珠宝为贵重的‘心’。”般若多罗进而发问道：“为什么呢？”菩提多罗答道：“玉是摔得坏的，而心这样东西是坏不了的。”

二十七祖般若多罗尊者非常感慨，便请求国王允许菩提多罗作为自己的弟子。从此菩提多罗便师事般若多罗，开始了禅的修行。此后他继承般若多罗法嗣，成为第二十八祖菩提达磨。他遵从二十七祖般若多罗“将吾所教传布到中国去”的遗命。不辞遥远去到了中国。

现在因为有飞机，所以不论去印度还是去中国都很简单，但是过去则不同，全凭自己的双脚步行，所以达磨当时去中国是相当艰难的。按现在一致的说法，他从孟加拉湾乘船出发，历经三年，才到达了中国南部的广东。

达磨在广东登陆的时候，正值中国的南北朝时代，他首先往南朝的梁而去，当时梁的首都便是今天的南京。

在那里他谒见了十分笃信佛教的梁武帝，谈了许许多多的话。梁武帝虽然是佛教的皈依者，学过佛教，也讲过佛经，但是他对达磨的说教却未能当场理解。于是达磨寻思道：“自己带来的新佛教，在中国似乎还为时尚早。”由于达磨带来了新的东西，中国的和尚认为可疑，对他怒目而视，甚至打算要毒害他。达磨险些丧命，勉强渡江向北而逃。根据传说，当时连船也没有，他只好以一枚苇叶

为船渡过了扬子江。有一幅画，画的就是“苇叶上的达磨”。也就是说他是凭苇叶那样的小舟，好容易才渡过扬子江的。他来到北朝魏的都城即今天的洛阳。不久又到了嵩山少林寺。

他在少林寺里一个人对着墙壁坚持坐禅，留下了“面壁九年”的典故。这并非说他实际上坐了整整九年禅，而是说他坐了非常长的时间的禅。达磨认为自己传来的新佛教，在中国还为时尚早，所以到一半就收场了。如果那时他不传授给任何人的话，那么就没有中国禅的成立，自然也就没有日本的禅了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此事在历史上十分重要。

就在此时，出现了一位僧人，那就是神光，后来成了达磨的弟子。神光是位十分出色的修行僧，他这里那里修行，最后来到了达磨所在之处。那时神光年已四十，他的入门是极为凄惨的。

神光来到少林寺，夜以继日地恳请达磨传授，然而达磨只顾面壁却丝毫不答理神光。据记载，那是在十二月九日夜里，神光为达到拜师的目的，通宵立于雪地之中，到第二天清晨，大雪盖过了神光的膝盖。

终于，达磨发问了：“你这么长久地立于雪地之中，到底想求什么呢？”

神光答道：“我想请求的是，您发发慈悲将法门打开，引导我们众生。”于是达磨说：“诸佛之妙道，是难行能行，非忍而忍，精进不已而方能得之。以小德小智之身及怠慢之心而欲得之，乃甚为愚蠢可笑之事。”

至死也要觉悟的神光，悄悄地取出刀来，一下将左臂

切断，然后将那沾满鲜血的左臂直递到达磨眼前。这是表示问答无用，自己是在舍命求法。于是达磨受了感动，说道：“当初诸佛求道，为法忘身，今天你在我面前断臂，表明了你的求道之心的坚固。”于是便收了神光为弟子，并赐以法名为“慧可”。

成了达磨最初的弟子的慧可，于是向老师探问道：“我可以问问诸佛之法吗？”达磨便说：“诸佛之法，并非随他人所能得到的，要直明自心。”对此慧可又说：“我的心现在还未安下来，请设法让我的心安下来吧。”

这便是以“达磨安心”为题相传的著名的禅问答。

禅的语录《无门关》中，是这么说的：

“达磨面壁，二祖立雪断臂云：弟子心未安，乞师安心。磨云：将心来，为汝安。祖云：觅心了不可得。磨云：为汝安心竟。”

对于慧可的乞求——“我的心尚未安下来，请问老师如何将我的心安下来？”达磨的回答是：“先把你的不安之心拿来看，那样我就为你把心安下来。”这是个大问题。所谓把心拿出来看，就是明知道心是有的，然而要把它拿出来却是很难的。

慧可听说让把心拿来，于是就试着去寻找心了，然而终于未能找到。从记录来看，似乎是很简单，然而实际上并不简单。怎么知道是不简单的呢？可从“了不可得”的“了”字上得知。

我们必须对这一“了”字加以注意，而绝不能将其轻易忽视。从禅体验的世界来看，这一“了”字有着千钧之重。慧可带着那“觅心不可得”的回答到达磨那里去，想

必花了好几天时间，说不定是花了几个月或几年的时间。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苦恼之后，终究未能做到将心取出，而说了“了不可得”。从实地修行体验者的立场上来说，这里有着慧可的一番辛苦，所以不经一番淌眼泪的功夫是读不了的。

无之心

“心不可得”，是说心是捉摸不到的。为什么呢？那是因为心是无之心。而说这便是心，却又是无形。要说是有心还是无心，可以说有是有的，但却没有固定的形状。禅经常说“无心”，也常被一般地使用，但却未被得到正确的理解。

因为写作“无心”，所以人们常常误解为心是处于无的状态。其实不然。心这样东西，只要人活着就必然是有的。人死的时候心才开始消失。

所以不能把“无心”单纯地理解为“没有心”。心是有的，但是说让“拿出来”，那是拿不出来的。有的那个心，求不到，捉不着，所以慧可说心不可得，因为那心是处于“无”的状态。

所以我们必须把“无心”读作“处于无的状态的心”。那么什么是“无的状态”呢？那就是“空”。就是说要做到让心空。

正因为心是空、无的状态，所以什么都能自由地适应，并且什么都能自由地容纳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可以说“无之心”，就是“自由之心。”这样，因为“无心”就是指能够自由地适应任何事物，能够自由地接受容纳任何事物，所以对每一事物都感